

佛說義足經卷下

璧八

吳優婆塞支謙譯

猛觀梵志第十一

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比丘悉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聞義已度所^{壁八}之生胎滅盡是時十方天下地神妙天來佛所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梵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諸神妙天悉來禮佛欲見尊威神及諸比丘我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欲聽法

願復見無極衆

二梵天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直學行知身正

如御者善兩轡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伏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慧眼明意而攝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以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後轉生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座中有梵志名爲猛觀亦在大衆中意

生疑信因緣佛知猛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

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

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

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人欲念彼亦知 各欲勝慧可說

有能知盡是法
取如是便生變
至誠言云爲等
不知彼有法無
冥一切痛遠點
先計念却行說
壁八
是悉不望點滅
我不据是悉上
自見謹謂可諦
自說法度無及
已八冥轉相冥
一諦盡二有無
謂不盡諦隨意
何諦是餘不說
饒餘諦當何從

通行求莫隅解
癡計彼我善慧
一切是善言說
冥無慧墮彼點
所念行悉彼有
二
慧已淨意善念
悉所念著意止
愚可行轉相牽
自己癡復受彼
以自空貪來盜
學何故一不道
知是諦不顛倒
以故學一不說
當信誰盡餘說
從何有生意識

諦無餘何說饒
眼所見爲著可
聞見戒在意行
止校計觀何羞
癡何從授與彼
便自署善說已
堅邪見望師事
常自恐語不到
見彼諦邪慚藏
以悉知點分別
壁八
是爲諦住乃說
如是取便亂變
從異行得解淨
是異學聞坐安
自己盛堅防貪

從異想分別擇
識若欺盡二法
著欲點變訟見
是以癡復授彼
彼綺可善點我
有訟彼便生怨
邪點酷滿綺具
我常戒見是辟
本自有慚藏點
癡悉無合點行
三
悉可淨自所法
自因緣痛著汗
彼雖淨不至盡
自貪俱我堅盛
有何癡爲彼說

雖教彼法未淨 生計度自高妙

諦住釋自在作 雖上世亦有亂

棄一切所作念 妙不作有所作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法觀梵志第十二

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與五百比丘俱皆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以義自證會胎生盡爾時十方天地神妙天亦來禮佛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第七天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神妙天悉往禮欲見尊威神及比丘我曹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亦聽汝 願復見無勝衆

二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真覺行知身正

如馭者善持轡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拔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黠根明意服輓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因是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轉後尊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座中有梵志名法觀亦在大衆中因緣所計見於泥洹脫有者肢體以故生意疑信因緣佛知法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

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如因緣見有言

如已取悉說喜

一切彼我亦輕

亦或致在善緣

少自知有慚羞

諍變本說兩果

見如是捨變本

願觀安無變處

一切平亦如地

是未嘗常見等

本不等從何同

見聞說莫作變

倚著是眾可惡

可見聞亦所念

兩出淨誰為明

愛未除身復身

以戒攝所犯淨

行諦祥已具住

於是寧經至淨

可恐世在善說

已離諦更求行

悉從罪因緣受

亦如說力求淨

自義失生死苦

行力求亦不說

明如行亦思惟

死生無盡從是

如是慧亦如說

戒彼行一切捨

罪亦福捨遠去

淨亦垢不念覺

無玷汙淨哀受

修是法度彼一

說無行為遠欺

受如是便增變

各因諦世邪利

自所法便稱具

見彼法詰為漏

無等行轉相怨

自見行不墮汙

凡所說黠代恐

無於法有所益

無慧眾異說淨

所繫著住各堅

各尊法如聞止

演如解自師說

無法行但有言

彼所淨因一心

言如是彼亦說

一所見從淨墮

便自見怨所作

坐勝慧自大說

所攝著求便脫

念所信無所住

本所因在好說

淨行在彼未除

觀世人見名色
欲見多少我有
有慧行累無有
見無過是法行
慧意到無所至
以其智如受知
不從是善淨有
知亦見正以取
度是亂不更受
不見堅識所覺

知關閉制所著
尊斷世所受取
靜亦亂在觀捨
棄故城新不造
脫邪信勇猛度
一切法無所疑
捨重擔尊正脫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兜勒梵志第十三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於黎山中爾時七頭鬼

將軍與鵝摩越鬼將軍共約言其有所治處
生珍寶當相告語爾時鵝摩越鬼將軍所治
處池中生一蓮華千葉其莖大如車輪皆黃
金色鵝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來到七頭
鬼將軍所便謂七頭言賢者寧知我所治池

中生千葉蓮華但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七
頭鬼將軍即報言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亦
生神珍寶如來正覺行度三活所說悉使世
人民得安雄生無上法藥堅無比已生寶何
如賢者寶復以月十五日說戒解罪鵝摩越
鬼將軍報七頭言

今十五大淨 夜明如日光 求尊作何方
不著在何處 尊今在王舍 教授摩竭人
一切見斷苦 洞視是現法 從苦復苦生
斷苦不復生 徑聞八通道 無怨甘露欲

今往具禮敬 即是我所尊 行意學以作

一切有無止 寧有憎愛不 所念意乃隨

意堅於行住 已止無所有 憎愛無所在

念空無所隨 寧貪不與取 寧依無惱害

寧捨有直行 寧惠無所著 捨貪不與取

慙哀及蠕動 斷念不邪著 覺痛當何親

寧守口不欺 斷嫉無羸聲 守正不讒人

無念闢亂彼 守口心不欺 不嫉羸聲斷

守行何讒人 悉空彼何亂 寧不染愛欲

意寧淨無穢 所著寧悉盡 在法寧惠計

寧度至三活 所行悉已淨 一切斷不著

寧至無胎世 三活諦已見 所行淨無垢

行法悉成就 從法自在止 尊德住悉善

身口悉已上 尊行定樹間 俱往觀瞿曇

真人鹿踰腸 少食滅邪貪 疾行問度法

斷痛從何脫 觀瞻如師子 恐怖悉無有

七頭鬼將軍及鴟摩越等各從五百鬼合爲

千衆俱到佛所皆頭面禮佛住一面鴟摩越

鬼將軍便白佛言

真人鹿踰腸 少食行等心 尊行定樹間

吾人問瞿曇 是痛從何滅 從何行脫痛

斷疑問現義 云何脫無苦 斷苦痛使滅

行是痛苦盡 捨疑妙說持 如義無有苦

誰造作是世 誰造作可著 誰造世所有

誰造爲世苦 六造作是世 六造作可著

六造世所有 六造爲世苦 誰得度是世

晝夜流不止 不著亦不懸 深淵誰不沒

一切從持具 從慧思想行 內念著意識

是德無極度 已離欲世想 色會亦不往

不著亦不懸 是乃無沒淵 從何還六向

何可無有可 誰痛亦想樂 無餘滅盡去
是六還六向 是生不復生 名滅已無色
已盡有何餘 大喜步往道 大將軍七頭
會當報重恩 開導現大尊 法施無有上
今鬼合千眾 悉能叉手住 一切身自歸
爲世尊大歸 今已辭求過 各還國政治
今悉禮正覺 念法歸尊法
爾時座中有梵志名毘勒亦在眾中便生意
於泥洹脫者肢體因緣因是便意生疑佛即
知毘勒意生所疑便化作一佛端正形好無
比見莫不喜者形類過天身有三十二大人
相紫磨金色衣大法衣弟子亦作化人化人
適言弟子亦言弟子適言化人亦言佛所作
化人化人言佛默然佛言化人默然何故一
切制念度故化佛便叉手偏袒以偈歎言

願問賢神逾曰 遠可靜大喜足
從何見學得滅 悉不受世所有
本是欲多現我 從一綺便悉亂
所可有內愛欲 從化壞常覺識
莫用是便自見 不及滅若與等
雖見譽眾所稱 莫貢高蹶彼住
如所法爲已知 若在内若在外
強力進所在作 無所得取無有
且自守行求滅 學莫從彼求滅
以內行意著滅 亦不入從何有
在處如海中央 無潮波安平正
一切止住亦爾 覺莫增識與意
願作大慧眼視 已證法復現彼
願作光仁善恕 諸檢式從致定
且攝眼左右羞 不受言開閑聽

戒所味莫貪著	我無所世所有
身所有若羸細	莫還念作悲思
所可念便生願	有來恐惠莫畏
所得糧及飲漿	所當用若衣被
取足止莫慮後	從是止餘莫貪
常行定樂樹間	捨是理無戲犯
若在坐若在卧	閑靜處學力行
莫自恐捐睡卧	在學行常嚴事
棄晻忽及戲謔	欲世好悉遠離
捨兵鑿曉解夢	莫觀宿善惡現
莫現慧於胞胎	悉莫鑿可天親
莫造作於賣買	莫於彼行欺利
莫作貪止縣國	莫從彼求欲利
莫樂行不誠說	悉莫行兩面辭
盡壽求慧所行	真持戒莫輕漏

橫來詰莫起怨	見尊敬莫大語
所貪棄不可嫉	捨兩舌慈悲法
所欲言學貪著	莫出聲羸邪漏
無著慚莫從學	所施行莫取怨
聞羸惡不善聲	從同學若凡人
善開閑莫與同	慧及應不過身
知如來諦已正	不戲作著意作
從宴淨見已滅	不戲疑瞿曇教
自致慧不亡法	證法無數已見
常從慧如來學	好不著從是慧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蓮華色比丘尼第十四

聞如是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月波利質多
樹華適盛好坐柔輦石上欲爲母說經及忉
利天上諸天爾時天王釋到佛所爲佛作禮

便白佛言今當用何時待遇尊佛告天王用閻浮利時待我天王得教即禮佛歡喜而去爾時賢者摩訶目捷連亦在舍衛亦竟夏月於祇樹給孤獨園中爾時四輩悉到目捷連所比丘輩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四輩悉禮目捷連各一面住便共問目捷連今世正眼爲在何所竟是夏三月目捷連便告四輩今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三月念母懷妊勤苦故留說經及忉利諸天在波利質華樹下柔軟石上樹高四千里布枝二千里樹根下入二百八千里所坐石按之即陷入四寸捨便還復摩訶目捷連廣復爲四輩說經法便默然諸四輩聞經歡喜著念便禮目捷連悉去至竟夏三月復衆四輩皆悉來到目捷連所頭面禮竟悉就坐共白目捷連善哉賢者學

中獨多神足願煩威神到佛所爲人故禮佛足以我人語白佛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尊善哉我佛愍念世間人願下閻浮利目捷連聞如是默然可四輩復以經法戒四輩悉歡喜目捷連辭四輩悉起禮復起繞目捷連而去爾時目捷連便取定意如壯士屈伸臂頃從閻浮利滅便往天上去佛不遠是時佛在無央數天中央坐說經法目捷連便生想如來在天眾中譬如閻浮利佛即知目捷連意思所念告目捷連言不與世間等迅去即便去欲使來即來去來隨我意所念目捷連白佛言是天眾多好甚樂天中有先世一心自歸於佛壽盡來生天上或有自歸法者或自歸僧者壽盡皆來生天上或有先世淨心樂道壽盡來生天上佛言目捷連如是是天中

先世一心歸佛歸法歸僧心樂道壽盡皆來
生天上爾時天王釋坐在佛前意尊佛語及
目捷連所言即言賢者目捷連所說實如是
先世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淨心樂道
皆來生天上是時有八萬天坐在天王釋後
諸天悉欲尊佛所言及目捷連亦其王所言
便言賢者目捷連可所說者實如賢者言其
有先世作人時身歸三正淨心樂道壽盡皆
來生天上爾時八萬天因緣目捷連各各自
陳我得溝港目捷連便前作禮頭面著佛足
便白佛言諾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佛善哉
願尊愍念世間以時下到閻浮利佛便告目
捷連汝且下語世間四輩佛却後七日當從
天上來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目捷連言
諾受教便起作禮繞佛三匝便取定意譬如

壯士屈伸臂頃便滅於忉利天十二即住閻浮利
地上悉告世間人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來
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佛於天上便取定
意如力士屈伸臂頃佛於忉利天上至餓天
爲諸天說經滅於餓天即至兜術天復從兜
術天滅即至不憍樂天化應聲天梵衆天梵
輔天大梵天水行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
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玄妙天福德
天德淳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已說經
悉使大歡悅便與天上色天俱下住須大施
天從上下悉從二十四天上至第三天上住
悉斂上有色天悉復斂有欲天來至第二天
須彌巔上住是時有天子墮彼暹被王教意
便化作三階一者金二者銀三者瑠璃佛從
須彌巔下至瑠璃階住梵天王及諸有色天

悉從佛右面隨金階下天王釋及諸有欲天
從佛左面隨銀階下佛及諸無數有色天釋
亦諸無數有欲天悉下到閻浮利安詳會優
曇滿樹下是使無數人民悉來會欲見佛欲
聞法是時蓮華色比丘尼化作金輪王服七

壁八

十三

寶導前從衆力士兵飛來趣佛是大衆人民
及長者帝王遙見金輪王悉下道不敢當前
廣作徑路蓮華色比丘尼到佛所是時天亦
見人人亦悉見天以佛威神天爲下地爲高
人悉等天亦無貪意在人人亦無貪意在天
時有人貪著樂金輪王是時有一比丘坐去
佛不遠便箕坐道身意著檢戒比丘見天樂
會亦人樂會自生念言是一切無常一切苦
一切空一切非我何貪是何願是已是何有
比丘即在座得溝港道已自證佛知人知天

知彼比丘生意所念說偈言

有利得人形 持戒得爲天 於世獨爲王
見諦是獨尊

是時蓮華色比丘尼適到佛前便攝神足七
寶及兵衆悉滅不現獨住無髮衣法衣便頭
面著佛足佛因到優曇滿樹下坐成布席座
適坐便爲大衆人民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
善現天徑說欲五好痛說具惡佛知人意稍
輟離麤便現苦諦集盡道諦中有身歸佛歸
法歸比丘僧者中有隨力持戒者中有得溝
港自證頻來至不還道自證是時賢者躬自
在座便起偏袒向佛又手面於佛前以偈讚
佛言

今恭敬雄遍觀 見諦現說彼度
常慈哀見福想 然人天得何讚

度無極復道彼
廣說法遍照世
尊戒海廣無度
無穢淨垢不著
無闕傷無減增

捨恐怖就安樂
間每樂不死安
義深大善行明
慧船大度三界
尊不著已行捨

第八

十四

從戒尊三界師
心住賢無過尊
明慧力致金色
師觀世兩衆會
意觀意無垢心
是世行拔後根
今神天服於尊
已無疑樂法賢
亦如行蟲獸心
自恣化在天上

從見世去無還
自在定人天雄
何人天不禮尊
雖觀捨不著過
三界空尊所空
定至定趣甘露
悉叉手觀覺身
悉知識人天心
宴淨然愍苦衆
正真定收取易

意制念伏彼信
道德妙與誰雙
於三界獨步行
垂綺願三界怨
慧在定明如日

天人世覺獨尊
觀尊形何時狀
戒義堅若寶山
捨嫉念無恩愛
無瑕穢夜月光

著淨戒現淨行
住淨法現淨光
十五夜星中月
法悉照明人天
諦復諦猛善說

有淨慧善過淨
高山雪見照然
今觀尊人天雄
身相現珞真珠
自行致本無師

壁八

十五

釋家子獨見妙
言盛輒意無羸
聞尊語甜美法
取法爾有何非
說議斷後不思

慧千眼去瘡疣
出聲悲人天坐
渴飲飽如流海
審奉行到彼安
聞尊聲眼每滅

慧現徑直無邪 涉先迹致故城
顧念後告冥者 如梵王悉照空
神天尚念世人 神行義無所比
從法計捨世念 尊繫著無餘處
是時賢者舍利弗在衆中座便起坐偏袒叉
手以偈歎曰

未嘗見有是者 未嘗聞有說者
尊如是威神天 從兜術來至是
天人世悉擁護 重愛俗如身眼
一切安不爲轉 樂獨行著中央
無憂覺我善行 到上教復還世
饒心解壞欲身 惡行出有善義
若比丘有厭心 行有敗有空坐
在樹下若曠野 在深山于室中
若高處下牀卧 來恐怖凡幾輩

行何從悉不畏 或久後所行處
世幾輩彼來聲 若往來在方面
比丘處不著意 所止處寂無響
口已出善惡響 在行處當何作
持戒住行不捨 比丘學求安詳
云何學戒不漏 獨在行常無伴
欲洗冥求目明 欲鼓鞞吹內垢
佛謂舍利弗意有所厭惡及有所著在空牀
卧行欲學如法今說令汝知聽

無恐怖慧不畏 至心學遠可欲
勤蚱蜢亦蛻蟲 壁八 人惡聲四足獸 十六
非身法意莫識 無色聲光無形
悉非我悉忍捨 莫聞善貪隙縣
所被痛不可身 恐若各悉受行
是曹苦痛難忍 以精進作巨杵

願綺想念莫隨

掘惡栽根拔止

著愛可若不可

有已過後莫望

存點想熟成善

越是去避麤聲

忍不樂坐在行

四可忍哀悲法

常何止在何食

恐有痛云何止

有是想甚可悲

學造棄行遠可

有未有苦樂苦

知其度取可止

聞開閉縣國行

麤惡聲應莫願

舉眼之莫妄瞻

與禪會多莫卧

觀因緣意安詳

止妄念疑想斷

取莫邪與無欺

慈哀視莫怨氣

如對見等心行

冥無明從求鮮

被惡語莫增意

故怨詰於同學

放聲言輒若水

愧慚法識莫想

若為彼見尊敬

有行意離莫受

若色聲若好味

望八

香細滑是欲捐

十七

於是法莫媒著

學制意善可脫

戒遍觀等明法

行有一舊棄冥

佛說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子父共會第十五

聞如是佛在釋國從千弟子梵志故道人皆
老年悉得應真六達所求皆具佛從教授縣
國轉到迦維羅衛城外尼拘類園中迦維羅
衛諸釋聞佛從老年應真千比丘轉行教授
已到是國近在城外園中便轉相告語先雞
鳴悉當會自共議言語賢者正使太子不樂
道當作遮迦越王我曹悉當為其民耳今棄
七寶作道自致作佛我人今悉取長者家出
一人亦從佛求作沙門諸釋如是眾為復增
便從迦維羅衛城出欲見尊德欲聞明法諸

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欲聞明法爾時
佛取神足定意適定便在空中步行爾時諸
釋見佛步行虛空中悉歡喜生敬愛心爾時
悅頭檀王便以頭倚著佛足作禮竟便一面
住迦維羅衛民悉不平王爲佛作禮是何法

以還禮子王即聞民悉平已如是王便言諸
賢者是太子生時地大動現大光明悉照一
切生便行七步無所抱倚便左右視出聲言
三界甚苦何可樂者諸天於空中持白蓋覆
散摩尼華復鼓五百樂復雨香水灌浴太子
諸民爾時我第一爲太子作禮諸賢者太子
在園閭浮樹下晨起往坐便得卧樹枝葉悉
在太子東作陰禺中至晡樹枝葉悉復在西
爲太子作陰樹尚不違太子身諸民爾時我
第二爲太子作禮王爾時說偈言

今爲三勇猛廿八

以頭禮遍觀足十八

初生時動天地

坐樹陰身不露

佛爾時攝神足下坐比丘僧前咸坐上諸釋
及釋諸女人皆頭面禮佛各就座王亦就座
即偈歎佛言

象馬駕金車

乘行臺閣間

今足蹈遍地

足云何生胝

神足爲我車

恣心無限度

乘是神妙車

世車安可久

素被細軟衣

既服身形好

金露被身行

是服有何好

王法爲我衣

念世行教授

是服先學造

我已覺如來

本樂高殿舍

隨時造閣樓

今獨宿樹間

恐怖當何依

瞿曇世無怨

造仇婬已斷

脫欲念無憂

無仇當何恐

本食恣意味

金器食香美

今丐乃得食

麤惡有何樂

我先飯法味

棄貪從苦空

悉斷四飯本 哀世故行丐 浴尊以華香
妓女樂從行 起止山樹間 誰當浴明者
樂法戒爲河 淨慧悉在中 闢極往浴淨
遊度不復還

爾時佛爲王及諸釋女人廣說經法先現布

卷八

十九

施持戒現天徑微說善痛道其苦導現達世
近親三十七品從可得安如佛以道意知悅
頭檀王意滿喜已住輒無亂縛解可爲說善
度法便說苦諦集盡道諦佛說是四諦法王
即在坐開解三毒垢除於法中得諦眼譬如
淨繒投於染中即受色好王亦入法如是爾
時王見諦疑斷在法開解便起坐向佛叉手
白言已近已近已遠已遠今我身歸佛法及
比丘僧受我爲清信士盡形壽悉不犯已淨
故釋中亦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有歸僧者釋

諸女人自歸亦如是有持不殺戒者持不
盜戒持不淫戒持不欺戒中有遠酒不飲酒
戒爾時悅頭檀王見法甚明見諦無疑在法
勇猛便起坐向佛叉手以是義足偈歎言

有戒具當何見

云說言從陰苦

願瞿曇解此說

問正意世雄生

先已行棄重患

亦不著後求願

來現在亦不取

亦不受尊敬空

未來想不著愛

久遠想亦不憂

行遠可捨細輒

邪見盡少無有

已去恐無畏怖

不可動信無疑

無嫉心樂彼與

行如是愛尊命

能自守不多望

自多得惠無嫉

不惡醜不嫖冶

不兩舌捨戲疑

意悉脫無所著

棄目見無綺妄

安詳行能解對
不學求所樂欲
無怨恚捨愛欲
不自高我無等
當行觀止意念
去所在無所止^{望八}
欲色空亦無色
愛已滅乃已息
悉解離何從得
不願生見有子
來不生去不到
悉無能說到處
悉令求所在處
亦不嫉亦無貪
不樂中下不樂

亦不欲斷欲想
悉無有亦不憂
不爲味所可使
得對毀橫得敬
見善惡非次望^{二十}
觀向法當何著
從點計不欲脫
三界空無樂意
多彼海度無憂
列地行願寶增
欲何索從何得
衆學沙門逝心
如觸冒知如去
雖在高尊不樂
從法生非法捨

是悉空亦無有 從不得亦不求
莫欲世邪樂人 意已止便到盡
佛說是義足經比丘與悅頭檀王及釋人民
悉歡喜
惟樓勒太子第十六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迦
維羅衛諸釋新起大殿成未能久諸釋悉共
言從今以後莫使沙門梵志釋中衣冠及長
者子得先入是殿中先使佛次及比丘僧入
餘人乃當從後入耳爾時舍衛國王子惟樓^{望八}
勒以事到釋國未及入城便至新成殿中宿
明日入城所欲取竟使還其國諸釋聞太子
惟樓勒在新殿中宿便大不樂瞋恚不解便
出聲罵今奈何令婢子先入是殿便共掘殿
中土棄深七尺所更取淨土復其處便復取

牛漣洗四殿惟樓勒太子聞諸釋不淨惡我掘殿中土七尺所更以新土復其處悉以漣洗四殿復罵我為婢子汗是新殿聞內結悲著心我後把國政者當云那治諸釋從是不久舍衛國王崩大臣集議徵太子拜為王惟樓勒王即問傍大臣者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傍臣白言如是罪至死王言然諸釋不淨惡我諸釋是佛親家至使佛有恩愛在諸釋者終不能得治子曹罪臣下即白言佛棄世欲無恩愛在親屬欲治諸釋罪無所難王聞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出城引號當攻迦維羅衛城佛以食時持應器入舍衛城求食食竟出城下道於釋樹下薄枝葉少陰涼在其下望王興兵行大道遙見佛在薄陰樹下坐即下車到佛所禮

竟住一面白佛言諾今有餘大樹枝葉茂盛多陰涼大樹名為加旃迦維羅衛多優曇鉢尼拘類佛何以不坐是陰何為坐是小釋樹少枝葉無陰樹下有何涼佛報言愛其名樂其涼故坐其下王自念言如是者佛續為有恩愛在諸釋續有助意即從其處而還兵歸其國佛教授舍衛人民生意欲到迦維羅衛國便從諸比丘即到釋國於尼拘類園中教授久頃舍衛國王便復問傍臣左右言若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諸臣對言如是罪至死王復言諸釋致惡我子曹皆是佛近親佛當有顧念在諸釋我終不得子曹勝臣下復白言我曹悉聞諸沙門言瞿曇婁欲已斷有何恩愛在近親王欲治其罪無以為難王聞諸臣下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引號出城

到諸釋國行至冥已近去釋城四十里所因止宿諸釋悉聞舍衛國王與四種兵欲來攻是國近去城數十里恐明日來到即遣輕足上騎到佛所道是願佛教我曹作何方便佛即告諸釋堅閉城門王終不能得勝開門內者惟樓勒王即殺諸釋不疑是騎人聞佛教便禮佛上馬如去是時賢者摩訶目犍連在佛後住便白佛言明慧莫以諸釋爲憂我今欲舉一釋國移置異天地間若以鐵籠籠之悉一天下共者當奈之何佛即告摩訶目犍連言耐能爾當奈其罪何目犍連言但說有形事無奈無形罪何佛爾時說偈言

作善惡終無腐

從福樂在冥苦

善惡裁向日出

久遠來身受止

舍衛國王即摩飾聞具俱便前當攻釋城諸

卷八

六十三

釋悉共與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亦出城欲拒扞惟樓勒王諸釋亦復摩飾兵當與舍衛國王及兵共聞尚未相見諸釋便引弓以利刃箭射斷車當應亦射斷車軛亦射斷車轂亦截車軸射斷駢亦射斷人身珠寶無所傷害舍衛國王大恐怖顧問左右汝曹寧知諸釋已出城迎闔死我曹終不得其勝不如早還傍臣即白王言我曹先日聞諸釋皆持五戒盡形壽不犯生至使當死不敢有所傷害有所傷害爲犯戒但前自可得其勝王即引兵而前突釋兵陣諸釋見王前甚進便入城閉門爾時舍衛王以遣人語諸釋舅氏與我有何仇怨而不開門小欲有所借入即出城不久留諸釋中信佛所言本行經法無疑向道便言不須開門釋中未淨心歸佛歸

法歸比丘僧無諦有疑便以爲可開門復共言我人不得爾恐是中有外對我曹悉坐耆老行籌不受籌者爲當不欲內王受籌者爲欲內王多者我又當隨適行籌悉受不受者少耳衆人言當開門內王諸釋便開門內惟樓勒王適入迦維羅衛城便生取諸釋當將出城殺之爾時釋摩男白舍衛王願天子與我小願王言將軍欲何願我願今沒是池中頃以其時令諸釋得出城走諸大臣白言王當與釋摩男願今在水中能幾頃王即與其所願釋摩男即沒池中以髮繞樹根而死王怪在水甚久便令使者案視釋摩男在水中何等作如王言往案視之見釋摩男在水底死便還白王天子寧知釋摩男持髮繞樹根而死王即絞城中餘釋復問所生得釋悉死

未臣白言悉已象踏殺之王便從處還國佛以哺時悉告諸比丘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所諸比丘悉言諾佛即與衆比丘俱到逝心講堂道經過諸釋死處釋中尚有能語者遙見佛舉聲稱怨佛聞諸釋悲哀甚痛佛即謂比丘愚癡人惟樓勒所作罪不小佛便至諸釋地中化出自然無數牀佛及比丘悉坐佛爲諸釋廣說經法竟謂比丘言汝曹意何趣屠者以是作是業以是自生活從是因緣寧可得樂乘聖象神馬七寶車不比丘對曰終不得佛言善哉意亦如是不見不聞屠以是業自立可得富樂何以故屠者無慈心哀意觀瞻諸獸故佛復言比丘汝曹意何趣鮫獵者及屠牛者以是故作以是業以是自生活寧得乘神象聖馬寶車恣意富樂不比丘對

曰終不得佛言善哉我亦不聞不見魃獵屠
牛是業自活可致富樂何以故子曹遠哀無
慈觀瞻獸以是遠樂奈何道此愚癡人乃於
向道得果者傷害之乃知是子亦遠善當生
見其從是七日當爲水所漂比丘以故當慈
心莫學傷害心至見燒枉亦莫生害意佛以
是本以是因緣以是義生令弟子悉解爲曹
卷語檢爲後世作明使我經道久住世間佛
爾時說是義足經

壁八

二十五

從無哀致恐怖	人無世從黠聽
今欲說義可傷	我所從捨畏怖
展轉苦皆世人	如乾水斷流魚
在苦生欲害意	代彼恐疲真樂
一切世悉然燒	悉十方亂無安
自貢高不捨愛	不見故持癡意

莫作縛求冥苦	我悉觀意不樂
彼致苦痛見刺	以止見難可忍
從刺痛堅不遺	懷刺走悉徧世
尊適見拔痛刺	苦不念不復走
世亦有悉莫受	邪亂本捨莫依
欲可厭一切度	學避苦越自成
住至誠莫忘舉	持直行空兩舌
滅恚火壞散貪	捨惱解黠見度
捨麤營莫睡卧	遠無度莫與俱
綺可惡莫卧住	著空念當盡滅
莫爲欺可牽挽	見色對莫爲服
彼綺身知莫著	戲著陰求解難
久故念捨莫思	亦無望當來親
見在亡不著憂	雖四海疾事走
我說貪大猛弊	見流入乃制疑

